

精 細 集

浙江大学出版社

精
细
集

俞晓群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精细集 / 俞晓群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308-14794-1

I. ①精… II. ①俞… III. ①出版工作—文集
IV. ①G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7459 号

精细集

俞晓群 著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张 昊

营销编辑 李嘉慧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115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794-1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ocbs.tmall.com>

序·粗犷的废话

沈昌文

前一阵，眼睛前、脑子里转的尽是台湾的什么事情；这一阵，又发现我们亲爱的龙应台大姐公开表示：“将回到文人平静的书桌”，心里好一阵高兴。这高兴同蓝、绿无关，只是觉得我们大陆出版界又会有事可做、有好书可出了。

正当这高兴劲儿，信箱里忽然出现了晓群老兄的大作《精细集》全稿，并说要我写一序言。脑子一下子从海峡对岸还转不回来，边读俞作，边在想海峡那边的事。于是，俞

兄大作中讲到的海峡对岸有关的故事，就特别引起我的兴趣。

《精细集》里讲到几次王云五，那确实是俞兄同我交往中就两岸问题帮助我最早的一次。我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就想到台湾去谋生，其中故事在我的自传里说过多次，现在不必啰嗦。参加革命出版工作以后，听三联书店前辈几次痛骂王云五，很受教育。何况我当年在上海也目睹“金圆券”之巨害，相信这位王先生实在害人不浅。可是，我退休后投入俞兄麾下不久，他居然提议学习王云五的《万有文库》。起头我实在接受不了，以后倒觉得非常有滋味。这才认识到对王云五这种人还得从两方面来看。俞晓群这次用事实教育了我。这一举措，同我所敬仰的一位出版界领导人刘杲老兄近年教导我们的“文化是出版的目地”一说有暗合之处，所以我

更加信服。

俞晓群在本书里说，不久前他在台湾见到了“王云五”。看了标题吓得我一跳。细读全文，方知他指的是王云五的后人和有关事业。看到这里，突然联想到，其实台湾的出版同行中不少人有类似这位王先生那样的出版业绩，而他们并不像王云五那样晚年堕落为“战犯”。我这里首先想到的是郝明义先生。

俞兄在本书中说，“有两位与我合作的出版家，也是把握好作者的楷模。一位是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的郝明义先生，他出版《幾米绘本》十余年，专门组织一个团队为幾米先生服务，从设计、预算到印装，再到全球版权交易，每一项工作都细致入微，面面俱到，为《幾米绘本》的精美上市，畅销不衰，立下大功。”这位郝先生，是我介绍

俞兄同他认识的。郝明义主持过台湾“商务印书馆”，可以说是王云五事业上的后人。我过去同他相识不久，一件事就让我惊讶万分。那是他托我洽购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的版权。他要在台北出《资本论》，让我这大陆的“马克思主义者”高兴得不得了。我退休后，立即投入他麾下。他要我们编一系列的 MOOK。这是出版界的新玩意儿，要点在于灵活、机动。我真奇怪，这位出版家，天生残疾，行动不便，可是思路之敏锐灵活，罕有人可与之比。他在这方面的种种创意，值得我以后写一长文。

我同俞晓群共同认识的台湾文化人，不可胜数，这里难以多提。这些文化人能同晓群相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想大多是对方的中国传统有巨大吸引力。台湾文人的中国传统，说出来会吓人一跳。前些年我同晓群去

台北，著名漫画艺术家蔡志忠听说我们来了，请我们共进午餐。到了饭馆，一开席，我们大嚼，主人蔡先生却一点不动筷子。他解释说，今天是他斋戒之日，不能进食。中国文化人的这一传统，现今在大陆还有几人奉行，可蔡先生却履行不辍。凡此种种，想必对我们的俞老总会有不小的吸引力。我现在每天都要读不少台湾消息、台湾文人的作品，其源在此。

不久前在网上读到一文，题曰“在台湾找中国”。文中说：“我们过往所了解的中国，只是一半，另一半在台湾，这一半虽小却浓缩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粹。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跟我们又不一样，太不一样了。”文中还举例说：“他们以忠孝仁义命名道路。台湾的路名很中国，香港的路名很殖民，大陆路名很革命。道路不只通东西南北，也通古今。

东西主干叫忠孝路，南北纵横叫复兴路（台北）；还有仁一路、信二路、义三路、爱四路（基隆）；或者一心路、二圣路、三多路、四维路、五福路、六合路、七贤路、八德路、九如路、十全路（高雄）。”这些论述，我想晓群兄是会同意的。尤其是，俞晓群这位数学家，其实他更长于国学。他这一阵在上海的报纸上写了好几篇谈国粹常识的小文，深入浅出，最令我辈浅学者受益，我很钦佩！

俞兄这一大作，所论不止台湾文化。可以说，这是他近些年文化、出版活动的一些总结性论述，极有价值。但我此刻脑子里还满是什么“九合一”，大陆文化出版界一片“万种归一”的光明灿烂，就等以后再说吧。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目 录

序·粗犷的废话	i
书不厌精，文不厌细	I
旧书单：无法忘却的记忆	17
版本：出版人的专长	27
怪味儿购书记	44
好书，你在哪里？	54
我喜爱的四种学术文采	64
说毛尖	97
王云五，何许人也？	109
一个知识分子的“一念之误”	139

两兄弟	150
老署长的思念与思考	160
缘缘堂：丰子恺的精神家园	171
许渊冲：款步走来的大师	183
沈公的背面	194
书展：为上海文化增添记忆	205
文库与启蒙	215
文库出版，我一生的追求	222
在台北，见到“王云五”	239
台湾之行的思考	253
书装，需要补上的一课	260
迷人的时刻	268
京城书店印象	275
海豚的故事	284
如何发现好书——在北大演讲	306
后 记	335

书不厌精，文不厌细

一、题头留言

我们在网上开博客、微博、微信、MSN或QQ时，通常会在题头留一句话，用以明志，或表达当时的心情。比如一位书友写道：“少说闲话，多读闲书。”多好的心境。还有我的一位朋友，他主持一家发行公司工作，策划了许多好项目。后来遇到变故，他即将被调离原职位。那些天他忙着做善后工作，在

MSN 题头留言中，引用马丁·路德的话写道：

“即使我知道世界明天将毁灭，但是今天我仍然要种下我的葡萄树。”阅后真让我感动。

我的第一个博客开通，是一位朋友替我操作完成的。那位朋友似乎对我的心思知之甚多，信手为我题词曰：“书之爱，出版之爱，文化之爱”。在我看来，这是对我人生志向的一段评语。没想到后来一些记者在文章中谈到我的追求时，经常会引用这段话。看来旁观者清，我至今读到这段评语，仍然怀有感念之情。

几个月前，我开通微信。题头放一段什么留言呢？我思忖自己登录微信的三个目的，一是了解朋友的信息，二是粘贴自己的文章，三是发挥微信的图片功能，展示我出版的图书的精美书影。想来想去，我想到老子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还想到孔子名言：“食

不厌精，脍不厌细。”由此与我的出版工作联系起来，结果杜撰出本文题目的句式：“书不厌精，文不厌细。”

我这样说，不是在生搬硬套名人名句，也不是信手拈来的随想，它是我这几年从事出版工作，一段刻骨铭心的追求。如果用一句“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来概括，“书不厌精，文不厌细”恰恰表达了我目前工作与生活的一种心境与追求。

二、重操旧业

回忆四年前，我辞去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职务，来到北京，来到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任社长。我这样做是重操旧业，也是在官本位的意义上“往下走”。迈出这一步，有两个理念在支撑着我。其一，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做官的材料，也不是做行政管理的

材料，更喜欢做一些具体工作，由此表达自己的理想与志向。其二，我很欣赏“实业救国”的追求，坚信一些优秀企业家、实业家的兴起，一定会成为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栋梁。

但是，上任后我很快发现，由于我已经离开出版一线工作六年多，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使我接任的只是一家“微型出版社”，每年生产规模不足三千万码洋，每年到账资金不到一千万，每年自主品牌图书不到百分之十，全社人员不到二十个。但是运行起来依然困难重重。我需要原创图书，迅速改变目前与书商合作的状况；我需要学习儿童图书的出版知识，同时为出版社增加人文社科板块；我需要筹措资金，为企业创新发展、开辟新天地提供可能，注入生命的活力；我需要将久已冷落的作家、学者、出版人和爱书的朋友再联络起来，与他们重续

前缘，撰写和出版我们共同喜爱的书。做这些事情都很难，但我热爱，每一个困难都会激发我更大的热情，让我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冲动。

就在一次次冲动中，时光飞逝，转眼四年过去了。盘点我的编辑日志，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又在我的名册上排列开来：沈昌文、陆灏、王为松、郝明义、董桥、苏叔阳、王元化、葛兆光、陈子善、毛尖、愷蒂、胡洪侠、梁由之、江晓原、金波、祝勇、傅杰、刘杲、钟叔河、朱正、陈昕、许渊冲、叶圣陶、丰子恺、蒋风、王泉根、幾米、蔡志忠、贾平凹、王安忆、莫言……他们的作品纷纷落足海豚出版社的名下，形成一排排诱人的图书：“海豚书馆”、“海豚文存”、“独立文丛”、“经典怀旧”、“幾米绘本”、“经典少年游”、“董桥作品”、“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丛书”、“民国童书系列”、

《中国读本》、《许渊冲文集》、《丰子恺全集》、《叶圣陶全集》……它们中的许多书已经出版，有些书正在操作之中。看到这些人名与书名，我的情绪就会亢奋起来，我的精神就会振作起来，我的生活就会充实起来。同时，我才敢说出那句话：“书不厌精，文不厌细。”因为那是我重回出版一线，重作冯妇之后，一点刻骨铭心的实践体验。

三、书不厌精

在出版领域，关于书的制作有实用派与享用派之分。实用派主张书是用来读的、学习知识的，印装与所用材料适可而止，任何装饰都是附属品，弄不好会画蛇添足。享用派认为，书不但有实用功能，还有欣赏、收藏等许多文化功能，它既是我们学习的伙伴，又是我们艺术生活的伙伴。我觉得两种观点